

南京溧水小伙彭洁 2009年12月23日赴上海打工,25日上午,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,简单地说了句“我被老板打了”,就失去了联系。30日晚10点多,上海警方发现一名穿着破烂的年轻男子倒在街头,此人正是彭洁。此时的彭洁左腿大面积深度烧伤,精神失常,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……小彭去上海打工究竟发生了什么?他身上的伤哪来的?又是何人所为?记者展开了调查。

□快报记者 是钟寅 陈泓江

▶彭洁左腿灼烧程度非常深,可能要面临截肢
快报记者 是钟寅 摄



■核心对话

彭洁:
我不听高经理的话,一伙人就把我捆在小屋里,高经理在旁边指挥人打我,还让人泼硫酸。

高经理:
没施私刑,也没必要这样做。彭洁对单位条件不满意,提出离开。我当时还问小彭,身上有没有钱,认不认识去车站的路。(随后,高经理又改口说,自己一直在安徽招工,不在上海。)

流落街头险些冻死 左腿烧伤可能要截肢 精神也出现失常

溧水小伙赴上海打工惨遭私刑?

》伤成什么样? 惨

左腿烧伤可能要截肢

昨天上午,彭洁住进南京公安消防医院,医生检查后大吃一惊。小彭左腿布满焦痂,创伤面积占全身皮肤面积的10%,灼烧的程度非常深,达到三度。医生判断,这样严重的伤痕要么是被泼了硫酸之类的强腐蚀性液体,要么是经过长达数分钟的烈火灼烧。

医生根据伤口的情况推断,他可能是被人在腿上泼了硫酸,而且小彭当时很可能是四肢活动被控制。“硫酸这类强腐蚀性液体是管制化学品,一般人不能随便拿到,如果说是小心打翻泼在腿上,根本说不通。而且正常人泼在腿上后,因为疼痛本能地会用手擦拭,而小彭的手上一点伤都没有。”

不仅如此,小彭还出现了低蛋白血症、脓毒血症等并发症。医生当场给小彭的家人下了重病通知书,“这样严重的伤情,必须严格控制感染,如果情况不好,有可能面临截肢。即便是能痊愈,腿的功能也会有影响,需要大面积植皮。”

不停地念叨“别打我”

更糟糕的是,小彭的精神状态失常,一会儿清醒,一会儿糊涂,在极度恐惧与极度亢奋中来回波动,无法和医生交流。他一直念念有词,“我在岗亭指挥交通”、“好好的,别打我”。

小彭面对陌生人非常紧张,语无伦次,“没事,我们一点事都没有,腿也没受伤。我一直在上海指挥交通,就在五星级饭店。”医生认为,他是受到惊吓,出现应激性精神障碍。

小彭的父亲彭荣发猜测:“儿子肯定是在上海得罪人,被人动私刑,把腿给搞坏的!”彭荣发说,儿子出发前一家人都反对,就怕儿子阅历浅会遇到意外,可儿子执意要去,还说父亲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自己趁着年轻出去挣钱,不能再让父亲出去奔波了。

如今,小彭治疗烧伤的费用就要超过8万元,而精神障碍的病情更难判断,以后是否能痊愈都很难说,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陷入困境。

》发生了什么? 蹊跷

不顾劝阻 要去上海闯荡

小彭去打工究竟发生了什么?小彭的母亲刘女士介绍了一些情况。

小彭今年21岁,2008年高中毕业后,在溧水石湫镇附近打工,曾经学过摩托车修理,也去过生产保温材料工厂。可年轻人不甘心在老家,一直想去大城市闯荡。

2009年12月,“上海盛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”来溧水县劳动局招人,负责招工的高经理称上海世博会需要大批酒店服务人员,他们公司负责培训服务人员进入四星级、五星级酒店。小彭心动不已,参加应聘,并被高经理看中。“那个高经理说得天花乱坠,承诺食宿全包,条件都很好,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,在酒店服务还能看到大明星。”刘女士说,高经理很器重小彭,认为他老实可靠,并任命他为这一批人的临时组长。

家人得知后,怕小彭缺少社会经验,学历又低,一个人出远门恐怕会吃亏,多次劝说小彭留在家中。可小彭信心满满,说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,去上海闯闯,说不定能混出点名堂。最终,父母还是没能拗过他。临走时,小彭留下一张写着公司联系电话、地址的纸条,让父母放心,联系不上自己,就打这上面的电话。

》什么人干的? 待调查

小彭回忆说高经理是凶手

经过家人的劝导,躺在病床上的小彭渐渐放下警惕心。他告诉记者,自己不听高经理的话,于是一伙人把他关进小屋,接着用绳子捆住他,高经理在指挥殴打施暴,并让人泼硫酸。

回忆起惨痛一幕,小彭再次陷入恐惧,事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也说不上来,只是紧紧握住记者的手,眼睛直直地瞪着,“我也不是好惹的!”他反反复复地说着一句话,说着说着,他还要从床上站起来。

小彭父母说,几天来,儿子一回忆当时情况,就会变得很紧张。“他经常好好的,忽然坐起来大喊,‘不要打我,不要打我’。”

同行老乡都说不清楚

记者联系到与小彭一同前往上海打工的张先生。他说,到达上海后,他看情况不对,于是和几名老乡一起离开,第二天一早就回了溧水。

张先生介绍,他们去上海的

条,让父母放心,联系不上自己,就打这上面的电话。

12月23日,小彭和另外5名打工者一起从溧水长途车站乘坐大巴前往上海。

圣诞节打来求救电话

23日上车后,父亲彭荣发拨打小彭电话就没打通,直到24日凌晨,小彭打给家里一个电话,说自己在上海住下了,一个人住个大房间,条件很好,并让父母放心。短暂通话后,父母还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,他就把电话挂了。事后,父母觉得蹊跷,老板再厚道,也不可能是一人一个大房间。24日上午,父母再打儿子电话,小彭已关机。

25日上午8点多,父亲彭荣发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,是小彭的声音,“爸,我被老板打了!”刚说完,电话就断了,彭荣发回拨过去,发现是公共电话。

彭荣发夫妇再也坐不住了,根据儿子留下的那张纸条,联系上高经理,可对方表示自己从没有打人,小彭已经离开上海回南京了,而同来打工的几个人也都回南京了。电话中,对方还抱怨这批人素质太差,不负责任。

失踪多日被警方找到

接下来几天,彭荣发夫妇一

直联系不上儿子,如同热锅上的蚂蚁,多次到溧水县劳动局,希望工作人员能协助调查对方公司背景,找到儿子下落。直到30日上午,一位劳动局的负责人答应,第二天一早他们和公安一起,去上海找人。随后,这位负责人打电话给高经理,高经理称,他目前还在安徽合肥招工,再也没有见过小彭。

30日晚上10点左右,刘女士接到上海警方的电话,说找到小彭了,让他们第二天来浦东公安分局杨思派出所。警方说,小彭是在街边被发现的,衣着破烂,神情恍惚,腿也受伤,如果不是发现及时,弄不好会冻死街头。刘女士这时尚未意识到情况严重,第二天一早,她高高兴兴地前往上海接儿子。

2009年的最后一天,她在上海看到儿子,如同被泼一盆凉水。此时的小彭已被送到精神病院,身上脏兮兮的,穿着警察给的衣服。看到儿子神志失常,腿上伤势严重,她追问儿子是怎么受伤的,儿子恍恍惚惚,答非所问。

心疼的母亲只得先带儿子离开医院,去车站乘车回南京。随后的几天,小彭的精神状态失常,家人只得把他先送到溧水一家精神病院,直到精神稍微稳定下来,才送到南京市治疗烧伤。

公司的这些材料经过溧水县劳动局的审核,并且以50元一场的价格拿到了招聘会的展位。

记者拨打了高经理的电话,高经理断然否认小彭是被自己施加私刑,他说自己完全没必要这样做。他称,小彭12月24日被带到上班的地点,因为对单位条件不满意,随后提出离开。“我当时还问小彭,身上有没有钱,认不认识去车站的路。”

随后,高经理又改口说,自己一直在安徽招工,不在上海,自己有证人,有不在场证明,并称“有事情你可以问他父母或去找警察好了”。

上海警方暂无说法

那么,上海警方是否立案了?昨天傍晚近6点,记者来到浦东公安分局杨思派出所。值班民警表示不清楚关于小彭的出警情况。“值班民警不在,如需要采访请明天和分局联系。”

随后,记者拨打该所所长和赵教导员的手机,均无人接听。

》公司什么样? 简陋无比

这家公司租在隐蔽阁楼上

小彭的母亲刘女士称,据她了解,上海市盛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1276号405室。不过,到溧水招工却以“上海市盛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”的名义。

上海市盛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?为何到溧水招工时使用另一个名称?昨天下午4点多,记者前往上海找到了金桥路1276号。

在一幢3层楼建筑下,记者发现1276号门牌挂在一个楼梯口,相邻的一楼其他多间门面经营电动车、五金、日用百货等。从楼下看,没有4楼,会不会是刘女士提供的地址有误?疑惑中,记者询问一楼一位商家,其称楼顶还有多个商家在经营,“那是搭建的阁楼,在楼下是难以发现的。”

进入楼梯通道,一个硕大的“上海爱心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商务楼一览表”的铁牌呈现在记者眼前,上面介绍着二楼至四楼每个楼层单位名称,以及办公室门牌号。4楼有贸易、机械、物业清洗公司等6家单位租用,其中405室为上海市盛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。

然而,记者来到三楼,没找到上四楼的通道。在三楼一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的指引下,记者从该公司通道南侧一个拐角找到了一个用铁板焊接的简易楼梯。四楼,静悄悄的,所有房门都紧闭着。敲了多次405室的房门都无人应答。该室门外,没有盛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任何标志和名称。

据上海爱心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商务楼一位工作人员介绍,高经理是在4个月前到该商务楼租了一间小房子,每月租金900元。“当时,他提供了营业执照,具体租了多长时间,我不是太清楚。”该工作人员说,上海市盛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平时好像只有2个人上班。



劳务公司就在这3层楼的阁楼上
快报记者 陈泓江 摄